

烽 火 文 叢

遠 行 集

碧 野

裝

題

第 一 卷

100

烽火文叢

無題

巴金作

雜文集

遙遠的城

靳以作

小說集

火把

艾青作

長詩

向天野

一文作

散文集

一年集

流金作

散文集

遠行集

碧野作

小說集

目 錄

小序

兒童隊員之死	一
媚娘河畔	一九
黃河的奔流	三六
雄龍吟	五九

小序

這原也不過是一些片斷的故事。

前三篇是屬於光明的一面，後一篇却是屬於陰暗的一面；但是，同樣的，你可以從這四篇中看到各個主人公的苦悶然而也崇高的靈魂。

因為我最近就要作一個遙遠的旅行，所以把這個集子命名爲「遠行集」；還有另一種意思，就是：人生的路是無限長的，現在我還不過是開始走，前面的路是多麼遙遠啊！

而且，我將用勇敢的步伐去走完它，不管是風、霜、雨、雪，飢餓或寒冷。

一九四〇年春，作者于洛陽。

兒童隊員之死

深冬的河野上，透明而沉寂，雪花永無停止地飄落着。那遠處巍巍的呂梁山，映射出白皚皚的雪光；橫亘在河野前方的森林，停止了被冰凍的搖動。那森林中，進了校隊的楊金，將着暗藍色的小冰鞋的楊金，蜷縮在村舍……

風，捲着雪花，一陣陣地從楊金的屋脊上吹落下來，卷着呼嘯一次衝過那片黑黝黝的森林裏去，把千萬的枝頭上的積雪壓得往下落，隨着森林裏的寂靜的陰慘的呻吟，滾出的一邊不時地發出一下兩下炸裂的槍聲。……

小五子躍動着細小的身軀，沿着汾河的岸邊走，偶爾他把踏着一隻腳陷到河冰裏，便趕快用力向河岸上一跳。

汾河的兩邊結着厚厚的冰塊，中央那水流較急的地方，還流動着滾滾的河水，冲刷

着冰塊，向着遠方的山脚流去。河堤兩旁的老榆樹和枯槐，像失魂的老人，遠離着離去的歲月，幾千年的汾河永遠地奔流，它載負着多少的血淚和哀愁。……

小五子剛從敵人的後方兌九峪回來，他急需把一件重要的消息報告到游擊總部去；但是總部都設立在呂梁山前險地石口，從兌九峪到石口去，必需經過大麥郊，然而大麥郊是敵人的信託區，大麥郊是小五子的家，這塊美麗而豐滿的地方，在三天前就給敵人的鐵轡，馬蹄所蹂躪。

為了避免被敵哨發現，小五子遠遠地離哨線，靜靜地繞着汾河灣走。經過兩晝夜的偵察敵情，他胸中更覺憤慨。他急匆匆地在河邊槐樹根上歇一歇，但當他意識到在這深冬的寒風中行走，一件衣服，小五子將失去抵抗力，而從脚尖一直冷冰到頭頂，癱瘓至死；因此，小五子又急急地邁着步，他這泥的小腦袋靜靜着腳底踩着雪片的砂喇聲。

小五子穿着一件破爛的藍不過腰的棉袍，舊棉絮有好幾處從肩上和襟腳漏了出來。他有意把棉袍的白布裏子反過來穿，企圖以白色的袍裏作為保護色，在雪地裏行走，以

減少被敵哨發見的目標。

他的臉孔是黑而瘦，然而在他那凸出的前額底下，深嵌着一雙倔強而堅定的眼睛，永遠在發射出一種信念的光芒，彷彿是兩顆初出於夜天的星球，清新而明耀。他手裏拿着一支榆樹桿，支着身體往彎曲的汾河岸走。

一種輕淡的思潮逐漸濃厚起來，在小五子的小腦袋裏騰滾着：該趕快回到石口去，要不整個礦山的游擊大隊在今晚就將給敵人包圍，自己的任務是重大的，整個礦山游擊大隊的兩個同志的生命完全寄托在自己的肩膀上，自己的肩膀雖然小而脆弱，但也得靠着自己的最大勇氣去完成這拯救游擊大隊的任務！……明知道自己一道兒派遣出來的三個同志，兩個已經陷落敵人的毒手，另一個是失了蹤，生死莫明。……

一陣寒風捲着雪花向小五子的臉孔飛撲過來，他不察打了一個寒戰，腦袋清醒了些。於是他決定不再沿彎曲的汾河走，他要及早趕回石口去。

小五子打了個側身，向着大麥郊的路上走去。這樣，可就不需要過橋了。爲了鼓

舞自己的勇氣，小五子低聲地唱起來……

汾河的流水唱長又長，

呂梁山上有虎狼……

大麥郊是廣闊而美麗的，左邊是一座矮山，山崖上出奇地生長着古柏；右邊是一片大松林。小五子一想起秋寒天氣的八月季節的大麥低海邊的寬廣，當輕涼的秋風打從麥田上吹過的時候，數不盡的麥穗抖擻起金黃色的大波瀾；從左面的矮山腳一直接連到右面的松林邊，當麥子收割的時候，小五子還和其他的小同伴們在麥田裏捕捉飛虫，他頑皮而機敏，每每他把身子臥在麥穗上打滾，發着頑皮的笑聲，而引起了大人們嚴厲的快樂唱出的歌聲……這一切一切，都像昨天的事情，但又是多麼遙遠而渺茫的夢啊！現在新呈現在小五子眼前的，是無情而冷在松林邊的農舍，牧童人的疲馬的牙齒嚼得脫了皮的松樹，在蒼涼淒涼的原野……

小五子慢慢地走近了松林邊，他的眼睛發出勇敢的光芒，機警地望着矮山，用輕

捷的步子選擇低窪的地方走，他的心緊跳着，呼吸短促而粗獷，尤其當他發見在矮山的岩縫裏露出敵哨兵的鋼青色的帽盔時，他把步子停了停，在短時間內他停止了呼吸，細心傾聽着周圍的動靜，然而當他知道一切這是平靜的，他把身子靠近松林，慢慢地攀着樹幹往前移行。

嗚！矮山上發出一聲槍響，子彈帶着尖銳的尾音——地穿過寒空，飛進松林裏去了。隨着一陣擁雪的狂風，一聲長長的狼嗥刺入心腑地吹送過來。

也許是因爲松林的黑暗把穿着白色墨子的破棉袍的小五子襯托了出來，敵哨又第二次放起槍來了，而且發出一種驚人的怪叫聲。接着很快地就可以看見有三個敵哨兵握着槍從矮山上奔跑下，一直向松林這邊衝過來。

小五子悄悄地跳開了松林，在一個雪堆旁邊躲倒了，而且把下半截身子埋進雪裏去，在極度的緊張中，他一動也不敢動，只聽見一陣噪急而凌亂的踏雪聲近來了，但漸漸地又遠去了，怪叫聲也漸漸向遠的地方低去，小五子的心由狂跳而平息，爲着一種堅決

的信念的火燃燒，他意識到必需及早設法離開這險境，以期完成他的絕大的任務。於是他把頭輕輕地揚了起來，偷偷地窺望四周，風，仍然帶着狂烈的吼聲掃打着松林，雪堆；雪花仍然不休止地飄落着，一切都歸于原有的廣漠和寥落。小五子把一隻手支住身子，正預備從雪堆裏爬起來，忽然一陣悲烈的馬嘯從矮山側送過來，很快地就看見一個掛着金肩章的日本軍官，騎着一匹大黃馬奔馳過來。小五子趕快把身子一側，喘了喘的後蹄把小五子高高地踢了起來。

「嗚哈！」日本軍官勒住馬，從馬背上翻下來，走前兩步，一手把小五子提起來：

「呵呵，小小的支那偵探！」

「嗚嗚嗚……」先前的那三個噙哨兵從遠處的松林邊飛跑過來。

日本軍官用馬刀輕輕地敲着小五子的頭，鄙薄地尖聲笑道：

「嘻嘻，支那小偵探，能幹啊！」

小五子搖搖頭，若無其事地微笑着，他的眼睛故意盯着日本軍官的魁梧的歪嘴巴。

兩個敵哨兵一邊一個的把小五子提了起來，向着矮山的那邊走，前面是日本軍官牽着大黃馬走，後面是跟着另一個橫着槍桿的敵哨兵。

他們在矮山腳的崖壁下停步了，提着小五子走的一個敵哨兵，狠狠地把小五子摔在岩邊，跟在後面的那個敵哨兵把上了刺刀的三八式長槍對準了小五子的胸口。

日本軍官歪着闊大的嘴巴，因為征戰而久沒修飾臉部了，從耳根到頸項都長滿了黃茸茸的毛。他把穿着馬鞍的一隻腳踏在岩石上，一邊用馬刀敲着馬鞍，發出一種威嚴殺的叫聲：

「告訴皇軍：支那小偵探，你得到什麼好消息！……。」

小五子兩隻眼睛強迫地盯住日本軍官，使勁地搖搖頭。

「說！不說？」啞的一聲，日本軍官把馬刀抽出了鞘，對着小五子的臉孔威嚇着。小五子仍然是不停地搖着頭。

這個強的小俘虜，把日本軍官的竹屨破壞了！日本軍官爲這小俘虜的鎮定和傲慢的

態度而感到了莫大的羞辱，他的臉孔氣得通紅，啪！啪！他兇猛地用馬刀面敲打着小五子的臉頰：

「還不認？說！」

小五子把小臉孔高高地仰了起來，更加驕傲地望着天空，好像他再也不值多看一下在他眼前的仇敵似的。他的臉頰流着一股鮮血，血一滴一滴地掉落到雪堆上，好像一點點火般紅的小野花，生長在大理石的岩頭上。……

這個奇特的小俘虜，使得日本軍官茫然地放下了馬刀。突然，日本軍官像野牛般的吼叫了一聲：

「投！」

立即，兩個敵哨兵走上前來，推推扯扯地把小五子渾身搜了一遍，搜出來的東西，除了幾顆小石子和一些黑銀屑以外，什麼都沒有。

一個敵哨兵把一握的銀屑和石子向小五子的臉孔用力一擲：

「馬鹿！」

日本軍官無可奈何的長長地嘆了口氣，找着一塊石頭，也不管石頭上的積雪就坐了下去，把馬刀支住下頷沉思着什麼了。

日本軍官震地從石頭上跳起來，把馬刀拋在雪地上，瘋狂的撲向小五子，壓着咆哮：

「支那小豬獠！細起來，吊在樹上！」

敵哨兵們把背上行軍囊裏的繩子取出來，把小五子縛得結結實實的，然後把繩頭拋到柏樹上，一個哨兵把繩頭的一端輕輕地一拉，小五子就像掛絲虫般的被吊在空中。風夾着雪片向他的周身狂打。爲了這一襲擊，小五子臉頰上的傷口又流下一滴滴的鮮血了。

「豬獠，槍殺你，說不說？……」日本軍官仰着臉怒喊。

一個敵哨兵，那個長着滿臉大鬍子的傢伙，端起了槍向小五子瞄準。

小五子在空中低著頭往下看，他的小臉孔被風雪吹打得已經發出青紫色，但是他的堅定而明銳的眼睛給了跟前的皇軍們無限的污辱！

日本軍官瘋狂地奪過了那個腦幹着的哨兵的槍，一舉：啪！

但是小五子並不爲這一聲槍響所震動，他仍然鎮靜地低頭往下看，而且小小的嘴邊露出一絲輕鄙的笑。

「好！」日本軍官惡狠狠地點著頭。於是他在雪地上徘徊了起來，他企圖用一種有勁的法子來克服這當前的敵人——頑強的小俘虜。

「嘿嘿！」日本軍官忽然冷笑了起來，他用急驟的步子走到柏樹下，親手把小五子從樹上放下來。

接著日本軍官命令一個敵哨兵把他的那匹大黃馬牽過來，他用了一種更毒辣的方法來打整小五子：他雙手把小五子抱到馬背上，把繩子結實地縛着小五子的兩條腿，然後又把繩子縛在馬肚下。這樣，可以使這頑強的小俘虜不致掉下馬來。

把小五子和馬都攔停住了，日本軍官用馬鞭拚命地鞭打着大黃馬，使大黃馬一直向松林奔騰去了，他才停下揮動的手來，而換上一種狂野的笑聲，他以為把馬驅進松林裏，小俘虜不致松枝和荆棘攔死，也得被野狼所吞嚥！

大黃馬用最慢的速度向松林奔馳着，小五子在馬背上激烈地跳动着，他的腦經爲死滅的痛楚所絞，他無暇聽那後面狂野的笑聲，在這緊急的幾秒鐘內，他要設法來挽救這險惡的結局。

當大黃馬奔馳到第一株松樹跟前的一剎那，小五子用盡平生最大的氣力，猛驕地把馬勒停了，大黃馬僵了僵身子，一直向松林的側邊斜着奔跑。……

「呵！……」後面的人驚呼了起來，追趕，放着槍，但是大黃馬跑得太兇猛了。

在松林抹角的地方，忽然大黃馬倒下了，馬的腹部中了彈，馬血像噴泉般的流滿了一地。小五子從馬上摔了下來，在雪地上掙扎着。……

雪花逐漸的小了，風，砭骨的寒冷。

松林遠遠地遺落在後邊，遙望過去，濃密的枝幹只顯出一線黑。靜雪的呂梁山峰巒立在天邊，顯出稀有而雄偉的姿影。

小五子跛着一隻腳在雪原上走動，他的左腿被子彈擦傷了，他慶幸着自己還能夠重新行走在這廣闊的原野上。當大黃馬中彈躺倒的時候，那顆子彈正好擦壞了馬肚上的繩子，因此，小五子用牙齒咬斷了繩子，乘機逃脫，而不致被敵人追獲。

小五子微笑着，漸漸地因為左腿的傷痛，他感覺到需要一時的休息。他決定路過到他家裏去看他的父母和妹妹，也許經過一時的休息後，他可以更快地趕回石口游擊總部去。

他順着窪地走，向着遠遠的小溪邊，他的家跛行着。

半個鐘頭後，小五子終於到達他的家門前，他輕輕地推開了破落的板門，側着身子踏進門來：突然一種男人的粗啞的呻吟聲，夾雜着一種小孩的哀啼聲傳進小五子的耳朵

，小五子不禁顫抖起來。他急急地走進黑暗的屋子裏，他窺視地看見他的不滿兩歲的妹妹躺在壁角裏啼哭，母親擠着乳汁給躺在一塊木板上的男人吃。一陣酸痛浮上了小五子的心頭，他預感到一種大的災難的降臨，他向他母親猛撲過去：

「媽！」

婦人突地回轉身來，把擠乳的碗子丟下了：

「呵，小五子，是你！」

小五子看清楚了，那個躺在木板上的男人並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一個受了傷的中國兵。

「媽，爸呢？」小五子惶惑地問。

婦人疑慮了好片刻，然後才慢沉沉地說：

「你爸？噢！……前次在大麥郊打仗的夜裏，我和你爸抬着這個先生回家來的時候，就給……鬼子的砲彈打死了！……」

婦人睜開了起來，從深凹的眼眶裏落兩串大淚珠。

小五子深長地歎了口氣，蹣着腳走到炕邊去，雙手把他的妹妹抱起來，來回地在屋子裏走了一陣子。

小女孩用飢餓的小嘴巴向小五子的身上亂吮，兩隻小手亂抓了一陣子，突然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

「……，親妹妹吃點乳吧！」小五子把嬰兒抱到婦人的面前說。

婦人閉着眼睛，把小女孩接了過去，又把她放在炕角裏：

「胡亂吃點乳呵？……」

小五子跪在木板前，細心地望着受傷的兵——頭部中了一彈，污血滲流了上半身的舊軍衣，兩隻深凹的眼睛失神地望着屋頂，臉孔是驚人的慘白色。

「幾天了？」小五子向他的母親問道。

「三天了，他傷得多重！……唉，你這也像他一樣，被鬼子的槍彈打掉了半個頭。

頭！唉……一婦人說着又哭了起來。

小五子的心被一種深沉的悲哀啃食着，他靜靜地坐在黑暗而潮濕的犄角裏，兩隻滿含悲哀的眼睛閃射出一層淚光，凝靜地望着牆壁。屋頂的高粱棚被深冬的大雪打得半塌了，灰黯的紙窗時時刮進一陣兩陣帶着雪屑的寒風。地上和牆角裏流佈出難聞的腥臭，整個小屋子裏充滿了黑暗，飢餓和哀愁。小妹妹的哭聲啞了，像涸涸的流泉，間斷間續地發出顫抖而悲淒的泣聲。……

小五子呆呆地望着他母親的瘦削的背影，她蹲在傷兵的旁邊仍然在擠着乳，傷兵飢餓得喘動着那灰白的厚嘴唇，遲遲地呻吟着，而且時不時地喘着一陣急迫的粗氣。他的生命已經像秋後的落葉般的飄忽不定，是掉落死滅的古潭？是掉落永不可拔的殘病的深淵？……

一種本能抵擋的困倦向小五子襲來，他把頭漸漸埋進臂彎，睜開了，他夢見他的父親的赤黑發光的粗胳膊還在金黃色的麥田上揮動，他夢見他的父親的寬大的臉龐笑

香，卻又聽見了他那父親的如瓦礫被踐踏的哭泣。……

「孩子，你的腳怎麼流了血？」

小五子突然抬起頭來，夢中所見的一切像風吹雨雲般的散失了，他呆呆地望着跟前的母親。母親散亂着頭髮，眼睛含着深沈的悲哀，用着小五子的臉孔，好像要詢問出她孩子的靈魂，是受傷了呢還是受到深計的苦楚。

母親溫柔地用着一條黑的布替小五子纏着受傷的左腿：

「告訴母親吧，你怎樣受的傷？……」

「被鬼子的槍彈擦傷的……」小五子用着母親的溫柔的動作，靜靜地說。

「呵，你又聽得了什麼消息？要回石口去呢？」母親停止了動作，仰着憔悴的臉孔迫切地問。

「唔，今晚二更前就得趕回石口去，鬼子要分三路包圍石口。……」突然小五子把小嘴唇閉緊了，他疑惑地望着他的母親，好像他不應該說出這樣的話。

「孩子，你怕母親對游擊隊不忠心想嗎？說下去吧！」母親用一隻瘦癯的手撫摸着小五子的頭髮。

但小五子閉上了眼睛，搖着頭。

「唉！也難怪你。……」母親嘆了口氣，又低着頭替小五子裹紮傷。

這時，就炸起了一陣激烈的炮聲，緊接着一陣子炸時，門扇碰的一聲被踢開了。

衝進來的是個日本兵中，小五子很清楚地看見先前追擊他的那個險惡的仇人——

日本軍官，第一個跨進門來，他裝着滿是黑刺刺的鬍子的「嘴巴」，一邊用馬刀敲擊着

牆壁，狂叫道：

「要死姑娘，要好好的花姑娘！」

這人狂躁地站了起來，用惡毒的眼睛望着跟前狂暴的敵人。

日本軍官一眼看見躺在木板上的中國傷兵，跳着咆哮了起來，他的鬍鬚的馬刀重重

地向傷兵的腹部劈落，一股鮮血噴濺到四壁，隨着一聲凄慘，絕叫，那個中國弟兄抽搐

着身子死去了。

「哈哈，好好的花姑娘！……」日本軍官一轉身，一手拉住了婦人的臂膀，但當他看清了婦人的臉孔時，便怒吼一聲，用皮靴盡力向婦人的屁股一踢，婦人撲倒在路邊，發出淒涼的哭聲。

一個矮大身材，高顴骨滿臉癩點的敵兵，在銃角裏把嘶聲啼哭着的小女孩一手提了起來，遠遠地拋在門外的雪地上。

小五子意識到這環境極度的險惡，在幾秒鐘之內必須逃脫這險境，而完成他的急迫的重大任務。

突地，小五子站了起來，以最大的速度乘機衝出了後門，一直向雪的原野的遠方飛跑。……

後面的敵人密放着槍——啪，啪，啪！

小五子覺得腦袋一重，他搖擺着身子再朝前跑了兩步，突然仆倒在一個池沼邊，白色的國旗和鮮紅的血塗染了一大塊池冰。……

渭水河岸

秋風吹着，渭水河岸，在它的懷抱中，河水帶着一種像孤獨少婦的悲咽聲向東南流，悲咽聲在低地，在河谷……

風，夾着寂寞的羽翅，飛進了山谷，在渭水河畔，在田野間，肆意地吹刮着，紅熱的高粱地，結着紫紅的柿子和蘋果林，和長幹的穿天楊……不知愁苦地在嘩笑着。

不知娘河自來，那藍藍的山間下，和那一派青煙似的楓林的旁邊，有着一個含着悲愁意味的小村落，矮小的草屋和牛棚，像一些遊忽的漂萍，得不到一點世間的恩情，也沒有得到一點親戚的依戀。……

這個村子叫做白馬村，這種命名是由於在這個村子裏發生過一次歷史上的悲劇。悲慘的故事是這樣神奇地展開的：

南宋時有一個名將被金兵所迫，這個名將因為保護了他的美麗的愛女，所以跑到這村子時已被金兵追及，那時正是天雨路滑，名將因為馬失前蹄掉下馬來被殺了！他的女兒見狀大驚，知將為金兵所辱，於是她拍馬往村前的河邊奔跑，到了河邊，她大笑三聲，突然從白馬上跳進河裏，等到後面的追兵趕上來的時候，她已經淹死了。後來從她的遺落的繡囊中，發現了她的詩篇，才知道這美麗的女郎叫做媚娘。後世的人們為了紀念這堅貞的美貌女郎，就把這條河叫做媚娘；而至今五百年了，每當天陰雨濕的時候，那隻白色的神馬便在媚娘河邊來回地踏蹄，時而發出一陣悠長的悲鳴，牠在悲鳴着牠的美麗的女主人。爲了白色神馬的義行，人們便把這村子叫做白馬村。

可是今年的暮春，當山茶花開紅了山間的時候，一陣戰爭的旋風帶來了敵人的血的馬蹄，從此白馬村在悲慘的命運下顛抖，媚娘河也滋冒着羞辱的淚波。……

靜美的白馬村被敵人的馬蹄踏碎了。時常我們可以看見：不肯屈辱的年輕少婦被去

進蠟娘河，苗壯的男子被弩馬拖死在田野間，老人肉鮮血染了白髮，被殺死在屋門前，流出肚腸的嬰兒被曝曬在廣場上，甚至耕牛的屁股上也插着一把刺刀，窩寨在村邊。

青龍是一個精壯的青年渡手，同時，他又是附近幾縣著名的獵者。在平常的日子裏，他帶着乾糧，背着一支雙眼槍，奔馳到白馬村北邊的一帶崇山上去打獵，他能夠獵奇與虎搏鬥，當他每次出獵後歸來，闊大的肩膀總是扛着兩隻山羊或兩隻箭猪，有時也扛着一隻虎或一隻豹；而在蠟娘河暴漲的一些日子裏，因為普通的渡手都不敢渡了，青龍却偏偏在這個時候賣弄他的身手，他能用左手掌着舵，右手搖着槳，使小船安然地橫渡過亂石叢生的急湍的河面。……不要說白馬村這個小角落，就是附近兩三縣的居民，那一個不以「青龍」這個響亮的名字，作為光榮的稱呼呵！

就因为這，白馬村的一個年輕而美貌的女子，偷偷地愛上了青龍。這女子因為自小就喜歡在蠟娘河邊玩耍，村人們都叫她做媚花。

但是自從敵人的馬蹄穿在這白馬村以後，青龍就變成一個沉默而憂鬱的男子了，而烟花也因爲青龍的不快樂，花般的容顏也漸漸變成秋葉似的憔悴了。……

人世間不幸的事情往往是成雙到來，就好像花已枯萎，而葉也凋落。

事實是發生在一個日落後的黃昏，日本駐軍在臨城娘河的村邊發現了一個自杀的日本兵，死者周圍的地上刺了一個洞，身體朝東仆倒，刺刀挺插在喉間，鮮血還滴着刺刀深深地陷進地面。他的死是含着萬分悲痛的，我們可以想象到死者在片刻的生前，是怎樣地用鋒利的手割着國圖，然後臉朝着東方，悲哀地跪在手割的國圖內，對着東方的天際哭泣，吟唱着嗚嗚嗚地吟着他的富士，瀛海，櫻花的祖國，他的慈母，嬌嬌的孩子，以及他同年輕美麗的愛妻的名字，再然後，他痛苦地咬着他的牙關，把手中的刺刀狠狠地向喉間一刺。……

由於這道滅了的悲兵的生命，牽累到整個白馬村陷入恐怖命運中：日本駐軍斷定死者是爲中國農民所謀害的，而謀害者必定是熟悉日本兵自殺的情形，所以把日本兵殺

告後，那日本兵們，殺時的樣子頭向東面，而且在校殺者的周圍劃上了圓圈。

青龍被日本駐軍疑爲兇暴的謀害者！

西方太陽的紅霞在燃燒着，遠近的山野被染上一層悲哀的淡紅，無娘河的流水湧着血痕的浪花……這一切一切都掛留在恐怖的黑夜中。

三十個騎在嘶嘶的馬上的日本兵，手中高舉着火把，繞着白馬村狂奔着，只要遇見可燃燒的東西，就是把火把點上去，牛棚，廄房，柴堆，矮樹叢……一霎間統統在冒着濃煙燃燒了，被燒的剝離表帶着牛棚房樑或石塊的爆裂聲，在黑煙赤火中，在倒塌的房舍前，屋子掙脫了繩索，高高地揚起了頭頭奔跑，牛們帶着着了火的尾巴吼着橫竄，母豬和小豬們被燒死在矮樹叢中，未燒死的小豬在慘叫着，老人們被壓死在煙火中的倒塌的牆根，女人們抱着孩子啼喊，跌撞着，男子們在向着四處狂奔，這烈火，黑煙，倒塌的房舍牛棚，斷折的樹木，馳奔的牲畜，人羣，一聲聲，嘶嘶悲號聲，在這薄暮中形成了一幅絕大的恐怖和動亂的，用「殘暴」和「血」兩支筆畫成的圖畫……。

青龍在烟火中被五個日本兵開槍追擊着，可是當他的健跑的腿跳進了村後邊的一片大叢林後，他便得到了安全。

從樹林的葉隙間他窺望着在大火中的村莊，突然他的腦海間湧現了一個苗條身材，有着兩隻靈活的，水漾漾的黑眼珠的姑娘，抖着胸脯，伸長兩隻翠潤的臂膀向他求救。

「呵，媚花！」青龍失聲地驚叫起來。

於是青龍像着了瘋的野馬，跳出了大叢林，重新跑進了村莊，他的全身沸騰着沒有理性的勇敢的血，他跳躍着，狂奔着，頭髮和腳毛被火舌舔去了，他的眼睛愈睜着，耳邊只聽見風火的呼聲。……

當青龍將跑近媚花的家門的時候，突然隨着一聲槍聲，他的右腿酸癱了一下——他受傷了。緊接着又是兩聲槍響，他瞥見了一個日本兵躲在一棵桔子樹後正向他開槍。

「噢！」青龍狂叫着衝了過去。

那個日本兵一栽，被青龍一拳輕輕地打倒了，青龍奪過了一支勃郎寧。再加幾十步，他就能跑到媚花的家門了。

忽然在濃烟中，他隱約地看見媚花被人抬着，那忽現的秀美的姿影，消失在一片矮牆邊了。……………

一激，青龍被烟火久燻的眼睛，突然滴落一串淚珠。

青龍把眼淚用手一揮，緊步往上追。可是一陣緊密的機關槍把他阻止了。接着有十來個日本兵怪叫着向他包攏上來。

青龍向四周閃了一排槍，有三個日本兵同時倒下了。他不敢戀戰，急轉身往後奔跑了。

後面的槍聲遠了，青龍慢下步來，沿着村邊的一排田塍走着。

一種女人的哀顫的泣聲從田塍前面的草叢中傳來，青龍的心一跳：

「唉，是媚花嗎？……………」

青龍急急地跑了上去，他雙手把草叢分開來，「呵！」青龍叫了一聲，像病馬般的垂下了頭。

女人的下體已經被搗爛了，血肉模糊的一片，血染的褲子，被撕破了丟在一邊，女人雙手緊扭着散亂的長髮，全身在痛苦地蠕蠕着。當女人看見了青龍，突然把紅腫的眼睛睜大了，發出一下驚慌而哀弱的叫聲：

「哥哥！……」

這個被盜害的不幸的女人是青龍的妹妹，她在濃煙，烈火，槍聲中逃出了村莊，可是她脫了虎口却又落在狼爪上，她被兩個日本兵推倒草叢中……。

「哥哥，殺死我吧，你！……」妹妹睜紅了痛苦的眼睛，她掙扎起半個身來，兩手緊緊地抱住青龍的右腿，但當她一看見青龍的右腿有着一大塊污紫的血疤的時候，她顫然地倒了下去，無力地呻吟着。

「爸呢？……」青龍低着頭顫聲地問。

妹妹用染滿污血的手往旁邊一揮，她的淚珠旋動在紅腫的眼眶裏。……

青龍悲嘆了一長聲，他的眼淚像流泉般的不可遏止地進冒了：已經不在八間的癰疽的父親，這將死的妹妹，那不知生死的媚花。

.....

青龍從衣袋上撕下一塊布，把受傷的右腿縛好了，然後站了起來，把從敵人手裏奪過來的勃郎寧插上腰間。天空已經冒出了星星，青龍帶着一顆悲哀的心，孤獨地往媚娘河的下游——歷牙山的路上走去了。

現在，青龍已經成爲一個堅強而勇敢的战斗游擊隊中隊長了。

歷牙山是媚娘河下游的一座險絕的大山，游擊隊像一條堅韌的蛇，往往夜裏出沒在歷牙山上；又像一條巨蟒，環擊着附近幾縣的敵人。

當青龍一參加到這支游擊隊來，就受到同志們的歡迎和愛戴，他的英名給予人們無

上的崇拜。青龍起初還帶有一種反抗性的憂鬱，可是時間的生活漸漸使他堅強起來了。他不能再忘情他的打獵時的健忘，就好像不能忘掉棉花姑娘一樣；但是健忘症還可以利用身邊的這支勃郎寧來替補，然而棉花？棉花，只有用這顆憂傷的心來繫念她吧！……

時常，在月落黃昏的時候，青龍總是帶着他的馬在山路上，遙望着那廣渺的，猶如一葉青萍的白馬，長聲叫喚着，而結果，青龍是從腰間拔下勃郎寧來，在空中揮動了幾下，然後即着馬嘶叫，漸漸地展開了舞臺，由慢，到動，到狂去。

每當月朗星稀在長空，白色的高雲，在夜風中掠過了更曠的時候，青龍總是像躲避的孤鴻在荒寒四圍的田徑上行走着。因此他改變了秋夜的家鄉，病了。他消瘦了，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青龍病好了。在一個月星，陰的夜間，他病倒了四十天，弟兄繞遊七星湖，去盤旋路過三河壩的三人，敵人的機關槍彈如雨般的打來，眼望着游擊隊的同志們已經站不住脚

了，青龍驛地盤了上去，一槍把敵人機關槍擊了下來，一手把機關槍奪了過來，可是就在這時，青龍驛手掌被出彈筒擦傷了！與同此難於求的敵酋勝了。在得勝歸來時，光榮的勝利品有：一挺機關槍，五匹馬，槍，馬刀，洋鎗，罐頭……。

「報告司令，敵酋第一敵弟兄去夜襲白馬村！」青龍驛格傷了的手掌堅決地舉向帽沿，他決心在跳躍着復仇的途中。

「同志，你好好養傷吧！司令部用手拍着青龍驛的肩膀，親切地說，青龍驛不勝地走開了。

從此，每隔三天，青龍驛沿着媚娘河的上游到白馬村去一次。

從縣城由到媚娘河上游白馬村，這三十里山路，在黃莊的青龍驛用不着一個半鐘頭就走完了。

爲了避免人們的注意，青龍驛往往是在日落時黃昏時到白馬村邊的媚娘河邊上來，

他像是一個遠遠的憑吊者，他對着白馬村的一草一木都起了深切的懷念。……

青龍坐在河灘上的一塊石頭上，腳邊的媚娘河在秋夕照裏，帶着淒涼的意味，夢魂般的在流。秋後的白馬村籠着在燒過的荒林邊，顯出荒涼的景色：被燒過的黑樹根，也有用新草編成的房舍，敵人的戰馬繫在亂木蓋成的大棚下，殘留的農民把積黃的包穀堆放在麥場上。……這就好像是一隻獵狗的身上，剛愈的一塊皮，或新生的一縷毛，更是顯得破碎與淒涼。……

而正是這舊和新雜的房舍，要算是臨河的村維持會長吳三鈞的磚樓了。

青龍右手托着下頰，呆呆地凝望着白馬村，一種思想像暗灰色的蟲在啃食着他的心尖：媚娘河像落葉般的消逝了麼？媚娘河的水還在長流，而媚花再也不能在河灘上出現了。……呵，是生還是死？……

一個人影倚靠在臨河的樓欄杆前，青龍像有所預感似的把頭抬起來，突然，他從深心裏衝出一聲痛呼：

「呀！……」

樓前的人影正是媚花！她的瘦削的身軀無力地倚靠在欄杆上，黑色的長髮披散在兩肩。她正舉眼遠眺隔河的青山，像有所思地在沉吟着。

青龍猶如失了繮繩的馬，向樓前直奔過來，河灘的亂石在他的腳下迸跳着。

媚花在樓前驚了一大跳，她盯着一個強壯的男子向她這邊疾跑來，當她看出那是青龍的時候，她的心爲一種驚喜和痛苦所捉絞着……。

媚花預料將會有一場不幸的流血事情發生，聰明眼使她急急地向青龍搖着雙手，等到青龍站住了，她又向河灘下游不遠的一座丘陵頻頻地揮着手。

一分鐘後，青龍的身影在那座丘陵邊閃沒了。

青龍坐在丘陵後的一塊大青石上，他望着遠處的媚娘河的流水，悲哀地吁嘆着：

「唉，媚花，你這失貞的女人，你這被豺狼咬傷了的母羊！……走吧，我不能再要她！……」

青龍站起來走出了坵陵，他向着遠處的山崗慢慢地走了。

忽然，他覺到後面有人在追他，他驚覺地向後一瞥，是媚花！

一種罪惡的意念在侵蝕着青龍的心，他站着遲疑了片刻，接着他向前跑了。

「青龍，你帶我走！青龍……」媚花飄散着長髮在後面追。

可是媚花遠遠地遺落在後面。

在青龍的重新回頭一瞥中，他看見媚花在一塊樹根絆倒了，很久很久，媚花才爬起來。一陣悽惻的心緒攔打着青龍，于是他又停下脚步，疑懼地望着遠遠追來的媚花。

「唉，我不能要她呵！……」青龍更無力地向後飛跑了。

可是當他跑到崗麓的時候，後面的哀鳴聲把他的腳軟住了。他長長地嘆了一聲，靜然地坐在崗麓上喘着氣。

不久媚花就追上來了，她把身子撲地投進青龍的懷裏。

青龍雙手緊抱着媚花，用力向山崗上奔躍，他的心被憤怒的火燃燒着。突然他把媚

花重重地拋擲在一塊崖頭上，一支利刀從他腰間拔了出來，惡毒的思想像電擊般的打
着青龍，他暴跳着，一躍，他向媚花撲了過去！

「阿呀，龍！……」媚花驚叫了起來，無意間把青龍的利刀掃落了。

青龍把身子重重地壓了上去，他兩手緊握着媚花的臂膀，一邊用牙齒把地上的利刀
咬起來，着力地向媚花的心口刺去！噹——只聽見一下肉裂聲，媚花胸口的血像泉般的
湧流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激烈的馬蹄聲朝這邊邊飛馳過來，立刻青龍就看見兩個男子騎着
兩匹馬躍上了山崗。

青龍直挺挺地站了起來，等待着這將要來臨的搏鬥。

首騎上就是材維持會長吳三鈞的大兒子吳標，後面跟着一個護者，他們是來追捕媚
花的。

吳標也是一個強有力的健碩的男子，他和他的持着手槍的護者，一齊跳下馬來，怒

沖地朝青龍走來。

青龍挺着胸膛向前迎上了幾步。

決鬥開始了，青龍靈活地在敵手的下顎打了一拳，順手把吳標擡倒了。於是兩個人互相關注着，臂膀和大腿凸起了結實的肉球，粗喘着，搏打着，青龍暴出眼珠，吳標裂着嘴巴。要是誰先被擲下崖頭去，誰就會在崖下碰進出腦漿！

青龍漸漸佔了上風，但是還不能夠很快地把敵手壓下去。……

正在這難分難解的時候，吳標的護者舉起了手槍，槍口在瞄着青龍。

這時，媚花正在護者向青龍開槍的遲疑間甦醒過來。他忍着胸口的劇痛，向她的奴

僕——護者抬手，表示讓她來殺死青龍。

媚花一接過手槍，便向護者連放了三槍，護者倒在血泊中了。

就在這剎那間，吳標只一瞥，就被青龍擲落到崖下去了！……

青龍輕輕地把菊花抱了起來，騎上了吳標高大的白銀馬，朝着崗頭的樹林裏走了。

月亮已經上升在空中，銀白的光輝從枝葉間篩落到林地上，秋夜有點寒涼。青龍懷裏地垂着頭，細細地體認着懷中的菊花：

「我錯了！菊花！……」

但是菊花已經不能開口了，藉着葉隙間的月光，可以看出她的眼角邊凝滯着兩顆淚珠。……

黃河的奔流

黃河像一條憤激的雄龍，從寰球低壓的天邊飛瀉而來，沖過遠古的磅礴的羣山，沖過千萬年積聚的高原。洶湧的黃色浪濤，就像是鱗翅，帶着咆哮聲無情地激打着陡厚的，西北高原特有的褐色土壤的岸壁。浪流一碰到河床中心的猶如三隻龐大水獸的砥柱山，就掀起了沖天的白浪，怒聲着，悲奮而又妖惡地打了個極大的漩渦，橫濱地翻起浪頭，向東直撲到黃海最遙遠的岸邊而去。這臨河一帶的山巒，莽林，田野……在黃河的威脅下，終年的都在恐怖，在顫慄。……

已是深秋的季節，這高原地帶的風色全變了。收割後的金色的包穀，和火樣紅的柿子，成串成串地懸在農舍的簷頭上，或屋門前的榆樹和槐樹的枝梢上，黑豬太穢。

被銀色的犁頭掘食過的海般闊大的黑褐色的田野，又經鐵耙篩揉細了，土塊一平伏下去，田野就像是一幅無限大的有著細緻花紋的黑緞，新奇而壯麗。

田野的遠方飄起一縷淡青的烟，緩慢地拖依着地面，然後輕輕地往上升旋飛，而又漸漸稀淡，以至消逝在氣流裏。

這飄着青色烟縷的地方，正是這高原上特有的農居密調的上邊，田畝的下邊臨溝開了一個豁口，百花娘正在燒滅田邊上的野草。他的白色的長鬍子被微風拂動着，他的濃厚得遮着眉毛的眉毛，也變得白了。可能是銅色的有着深褶紋的面孔，和那兩隻灼灼閃光的眼晴，知道他是一個值得愛人。

「呸，瘟死鬼！……」百花娘幾乎拿着一支竹竿，趕着野草叢中的蝗蟲往火堆上跳。蝗蟲落進火堆，發出一種清脆的唧唧聲。

百花娘一邊趕着蝗蟲，一邊還在思念着他的已死的唯一的女兒百花娘。最值得他紀念的，就是這生長在人世間只二十二度歲月的俊秀的百花娘，是當他從歐洲大戰的戰

場上回來才生的，因為難產的關係，他的賢德的妻在二十多年前就離他而去世了。而在老年的殘破的歲月中聊以安慰的百花娘，也於今春患惡性流行症天殺了。村子裏的仰慕百花娘的青年男子們，把她抬到峭山的最高峯埋葬了。到如今，村人們一望見那邊峭山最高峯的樂園處的白石崖，便會流露出一種傷悼的憂鬱的神色。……

這晚負着人生的沉重不幸的老人，呆望着迸爆着火星的草堆，和輕揚的幻滅的青烟，長長地吁嘆了一聲。

從百花娘居住的田畝底下的窖洞的長溝裏，遠遠地傳過來悠悠的口哨聲，口哨聲忽而中斷了，接續上來的是一個兒童的尖銳的隱音：

叔叔的小費隨呵，

今日爲郎瘦了，

人人都說呀，

露水的恩情難久長！

「什麼臭乳孫子！」隨着這粗野的罵聲，一個壯健的鬥雞眼的中年男子，和一個嬌挺的，一看就知道是一個頑皮而早熟的孩子，一同拐出了大土溝。

「你這隻吃娘兒屁的死眼狗！」孩子翹起了頭，斜睨着小眼睛，歪着嘴巴裝了個鬼臉，拔腿就往這邊的土坡上跑。

後面的一顆石子正打在孩子的屁股骨上。

「嘻嘻，想不到你的死狗眼還中用哩！」孩子罵着，一邊向火堆這邊走來。

百花娘望着漸漸走近來的小侄子，瞋着老眼微笑着。

「小豹子！」百花娘爹把手中的竹竿揚了揚，歡聲地招呼着小孩。

小孩敏捷地直跑過來：

「哪，好大筒烟！伯伯，你的鬍子給火燒了！」

百花娘爹不自主地用手捋了捋白鬍子，並沒有燒掉：

「這野孩子！」

「伯伯，今天俺撈了兩條黃河鯉魚，賣出去了，五毛五！唔，是啥時候啦，俺還沒吃棉子羹哩！……」小孩子拍了拍小腹，突然若有所悟似的指指斜西的太陽，拔開兩隻嬌嬌的小腿往山坡那邊跑了。

百花娘爹又眯着眼睛看着走遠了的小豹子的機靈的小身影，贊美而自得地搖着鬍子微笑着。

小豹子的爸，那個強健的渾身黑毛的農夫，已在三月前被徵調到黃河北邊中條山作戰去了，現在小豹子的家裏只一個母親，和一個剛滿週歲的小妹妹。因為家庭的貧寒，小豹子只得跟着他的叔叔和野怪，每天隨着黃河的流沙中去捕捉魚兒。將賣魚所得的微錢來充度家中大小三口人的生活。母親是憂愁的，她恐怕孩子在秋寒的黃河中着了涼，又恐怕孩子因為氣小而被黃河的波濤和泥沙捲去，就是到了冬天又將怎樣度日呢？當黃河兩岸的河床被堅冰封鎖的時候？……

這臨近黃河的南邊的一座石山，是崤山山脈的支系，千丈陡立的山壁，我們遠遠就

可以望見那裏有著無數的蜂窩般的墓洞，這是村人們的居室，像遠古時代原始人的穴居。在每個石室之前的凸出的石崖上，懸掛著藤條或是鐵索，村人們每天就從石山的陡壁上，攀著藤條或鐵索下到田野上來耕作。山壁上是顯得黑黢黢的，險惡而又枯燥，石隙中只有漫雜的野蕨樹在隨風飄落著黃葉。

由於這種環境的荒涼和威嚴，村人們是強悍粗野的。在從前往往一團一旅兵都會被消滅在這座大石山的谷下，就彷彿猛疾的山風吹襲敗葉一樣。現在如果你能大著胆量爬上無限高而搖搖不定的屋簷或鐵索去，你便仍然可以看見一支生鏽的壞機關槍或一些斷槍缺刀和子彈壳遺棄在石壁中。……

小豹子的家就在這座奇異險峻的大石山上，他的家不過就像是滿天星斗中的一顆微渺的星星而已，一點微弱的點亮的石洞。

從這石山上，向南眺望天空是藍，它像似黃河的北岸，是一條長長的，不知從什麼地方起，也不到何處止的藍線，這藍線中嵌出。中條山時常隱沒在自己白色

的雲朵或灰色的霧靄中。還有，那山腳邊臨河的像棧一般延長的黃河北岸，有着茂密的竹林，和依稀隱現的茅屋的一片，便是河村。

河村在兩月前已經被敵人佔了。

每當黃昏到臨的時分，總可以望見一些背囊上和槍桿上插滿了小樹枝的河防哨，在黃河邊靜靜地佇立着。

夜，帶着一種安祥的靜謐，涼風輕掠過山野，擺脫了枝頭殘黃的細葉，在隱隱的薄月下，黃河的流水在叫嘯。

突然黃河北岸閃耀起一派火光，火光染紅了北邊天腳，緊接着又是一派火光的紅閃，於是天空有一種穿行而來的破竹聲，像觸到頑暴的怪物似的發出一種凜然的巨響，迸跳起一陣火花，山壁飛射出碎石，辛辣的硝煙爆散開來，碎石射落到遠遠的田野和樹梢上，濃黑的硝煙瀰漫了山間。……

這樣，自夜半一直到天微明，敵人在用重砲轟擊着這黃河南岸的驢山腳，田野，樹

林，河岸……。

微明，隔河敵人的重砲停止了吼叫，這嶠山脚顯出了劫後的淒涼：闊大的平坦的田野被擊成了許多大坑，黃河岸的一段崩塌了。林木有被打折的，也有連根被掀倒的，石山滿處都是傷疤，石片飛落到山脚，林邊。

當敵人砲轟石山的時候，村人們都深躲在山洞裏，天明發現有兩個老人和一個哺乳的母親和嬰兒被砲片打死了。

小豹子先把腦袋探出山洞，望了望四周殘破的景象，然後爬了出來。他被砲彈的爆炸聲震得有點昏昏朦朧，他沿着一條粗繩爬到一座崖頭上去探火點發紅的山巖吃。他自己想想今天恐怕不能跳進黃河裏去撈魚了，他想用山巖來解解他的飢饉。爲了這，他連根枝都咽到肚子裏去。

小豹子從這條粗繩爬到那條粗繩，吃完了這叢山巖又吃那叢山巖，好像他的食饑永遠沒有止境似的。

正當他爬過了一個深深的石谷，突然他發現了一個大砲彈夾在一道石縫中，並沒有爆炸。他大膽地爬上前去，用手摸着圓大的光滑的彈尖，他只覺得好玩，恐懼心早被頑皮的野性壓消了。

他把砲彈左摸摸，右摸摸，又用小指頭敲敲，帶點優氣地端詳着，突然他把手裏的一大把山蟲擲落石谷，使勁地拍着砲彈，舉着大人的樣子朗聲地笑起來：

「阿哈哈，鬼子，你放的蛋真也不小哩！……」

二

嶺山周圍廣闊的三十里內，有着被真理的火導引着的農民協會的組織。小豹子就是協會下少先隊的翹翹者，他計算得出來，本村的獼猴小牛，雙尾蠟，水窮子，和村後邊的李二虎，顏娃，小熊子……這許許多多小孩子都是小豹子的部屬。孩子們都尊敬小豹子，他們把小豹子叫做「小豹哥。」

小豹子在用野藤捆結着一個小木排，他探着赤條條的小身子，這無腰長的黃河岸上，已經蒙上一層白沙似的秋霜，黃河的水在叫噓，小豹子的赤裸的小身子，在十月的晨風中微微地打抖。

「哇，小豹哥，還撿魚嗎？……」先天生就的大八字腳的雙尾蠟，攢着一個柳條籃子，和拿着一支掃帚，打從黃河堤上經過，他用小眼睛望望河邊的白色的寒霜，又抬頭望望河堤上的柿子樹的鮮紅的落葉，他的小小的心靈有所感觸似的：

「讓我幫你一下忙呀？」

小豹子從沙岸上翹起頭來，斜睨着高堤上的雙尾蠟，樂天而又謙諸地說：

「不行哪，把你這隻蠟子淹死了怎麼辦呢？那怕你再長出四條尾巴來，你蠟子到底是怕水的東西呵！」

「哇哇，你又來罵我了，真是像我奶奶說的：『好心反給雷打！』……」雙尾蠟高聲地抗議了。

「呵，雙尾獸同志，對不起哪，俺不過說着開開心就是了。」小豹子兩手還在忙碌地捆結着小木排。

「小豹哥，你弄木排幹啥嘞？」

「喂，告訴你吧，嗚嗚嗚嗚哩落咯呼……」小豹子裝正經地指手劃腳的哇啦哇啦的「大陣子。」

「嘻嘻，你說的是哪門子話嘞？我連一個屁也聽不懂！」雙尾獸把柳條籃從肩上放下來，納罕地望著沙岸上的小豹子。

小豹子收斂了笑容，好像他一變而成為一個他有經驗的大人一樣，他用手遙指了指黃河急流中的砥柱山：

「我要乘木排到那邊去！」

「幹啥！」

「有指令呢！……」

雙尾蠟呆呆地望着河灘上的神秘的小豹子，小豹子把捆結好了的木排，用迅速而姿勢推進水裏去，接着小豹子躍進水裏，爬上木排，他只向高堤上揚了揚手，於是木排開始在黃河的波濤中搖蕩起來了。木排漸漸地縮小了，上面小豹子的身影只剩了一個黑點。雙尾蠟驚心地遠望着，他似乎覺得小豹子已經被洶湧的黃浪吞滅了。

雙尾蠟望着那水波中的神秘黑點消逝後，吁嘆了一聲，然後他在堤上用掃帚掃着柿子的紅色落葉，把落葉裝進柳條籃子裏。

整整經過兩個鐘頭與波浪頑強的搏鬥，小木排終於浮泛到砥柱山腳的水崖邊了。

小豹子把木排用野藤拴在山腳的石岩上，然後把被浪花打得水淋淋的身子爬上砥柱山。他撥開荒莽的叢叢，艱辛地往山上走着，因為恐怕被對岸的敵人發覺，他時時把身子藏伏在白了頭的衰草叢中。小豹子就好像是一個風嬌的小野人。這裏除了長年咆哮着的黃河以外，一切都是荒莽，蒼涼。……

這砥柱山是富於神奇的傳說的，黃河附近兩岸的居民們都說砥柱山是三條老龍的龍

珠。三座鼎立的山峯是能移動的。聽老年人說，五十年前砥柱山是離龍虎的對峙灘上，漲二三十里遠的。如果世間有什麼大吉祥的時候，黃河突然水清了，這三條老龍的龍珠的砥柱山也就大放毫光，聽說那毫光直接連着天上的雲彩呢。

暖和的秋陽已經從東邊的天際躍上三四丈高了，滿山都是爛漫的淺紅的，深紅的，白色的草松花。間或有鸚鵡之類的奇異而美麗的禽鳥，在生棘的矮樹間飛掠着，用婉婉的清脆的喉嚨叫着小豹子——這個在沒有路徑的草叢中能石間縱橫跳躍的小顧客。

忽然一陣尖銳的振嘯從山巒捲滾下來，小豹子打了一個寒戰，他急急地從身邊折下一支堅實的樹樑來，心想：我是一隻豹嘍，難道還怕你這隻貓嗎？他急急地從身邊折下一支堅實的樹樑來，心想：我是一隻豹嘍，難道還怕你這隻貓嗎？小豹子捧着樹樑橫整地繞着走完了山前周圍，然後，回頭處處奔，跳上木排，解了石岩上的野藤，又浮泛到砥柱山的第二座山崖去了。

在第二座山的山整裏，小豹子發現了一堆被燒得焦黑的石頭，四周的草木都被火燬光了，還可以看出當時被火舌吞噬過的痕迹。小豹子跳下身子去看，但照應原樣，他聽那

僵結着紅領帶，戴着五尖紅星帽的精壯的，滿臉鬍鬚的，現在被派到農民協會裏來做遊擊指導的中年人的告訴，和憑着自己觀察的推測，這大概就是敵人的焚屍場——在春天他渡黃河時所遺留下來的成績。

小豹子又沿着一條布着小小瀑布的山溝邊走着，他的赤裸裸的身子被刺棘刺成無數錯綜的傷痕。一刻前傷痕上的血珠凝結了，又重又被刺棘刺開來，血珠更大點的湧口出來了，於是肉體感覺到更大的痛苦。爲了這，小豹子不得不踽踽而進，走過較少掩蔽的山溝邊。

突然小豹子的機靈的小眼睛發現了斜對過的，隔着一條黃河，小支流的孤柱山的第三座山腰裏，站着一個武裝齊全的敵哨；好在那個敵哨兵是背對站着的，小豹子吃驚得即刻把小身子伏在亂石堆裏，山溝邊。

敵哨兵似乎覺得有什麼動靜，回轉身子來，向這邊探望了一逼，沒有什麼，終于他吹着粗野的口哨往山的那邊走去了。

一粒木質的滾聲從第三座山的腳底下傳送上來。小豹子偷偷地經過水淺的山溝，溜溜到山腳下去看。他像一尊小石佛蹲在山岩的裂縫間，像眼望着隔水的第三座山脚，他望見好幾十個敵兵正在修理機皮船，已經修理好的機皮船，那放在水溝裏的有二十來隻，正在趕修的也有十幾隻。……

這新奇的發現，使小豹子非常歡喜，他又偷偷地像一條蛇似的彎彎曲曲地爬回到停泊木排的水崖邊。

一陣風濤，把小豹子送離這神奇的砥柱山，平安地回歸河的南岸了。

三

在這河的南岸，延長十里遙向河防，敵人的淺艇擊南岸的全副隨着分一秒緊迫而來。……

為挽救這危難的情勢，農民協會發動了全部農民協助守河軍隊，去監視敵人的艦隊。

時，砲聲像是一股無很大威力的風，捲起着，有兩年生鏽的砲鍊聲，有刀槍的碰撞聲，有鐵索的抖動聲，有鐵錘的聲響，也有農民的憤怒的叫嚷。你看，在峭壁的有層密密窩窩的洞穴的大石山上，穿着土藍破爛衣裳的農民們，緩慢的沿着鐵索或緊懸懸下山脚來了；你看，懸崖有些在山上的洞口哭喊，也有的站在凸出的岩頭上搖着手送着他們的出征的家人；你看，峭山後的柿子林邊衝出來一支端着毛瑟槍和鉤鐮刀的農民軍路隊，吶喊着向這邊湧來；你看，田野上也有牛拉着老年的重炮緩慢地舉着蹄；你看，也有孩子們驚聚着猛狗在飛跑……。一切都是紛亂，一切都是黃塵，黑漫漫的人不散，踏過遼闊的田野，一直向黃河滾滾去，就像一大股驟落的秋潮，震撼天地的奔湧。……一隻牯牛吃力地拉着一門鋼身上長有綠鏽的重炮，靜靜地沿着田野的黃泥轍道笨重地前進，低低的砲車輪轉着，不安定地根緊着。這門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重砲，是百兆瓦安得烈利製造的，如今，它在大黃泥轍道上滾進，嘩嘩嘩地發出音樂的歡音。

，好像在慶幸着它的重見天日；而更使它興奮歡迎的，是它這次所負的使命，是對外去毀滅東方侵略的強盜羣了！

牡牛拉着砲車斜穿過一片穿天楊林後，便是一條上坡路了。牡牛在薄暮的秋冷的風中，噴出霧似以的白氣，頻頻地粗喘着。百花娘爹和着其他的四個苗壯的農夫在後邊使勁地推送着，百花娘爹和他的年青的同伴們都流着汗水，時時用破爛的棉衣袖把汗水拭乾。

可是坡路越來越陡了，百花娘爹突然跳了開來，把上身的棉衣脫了下來，搭在砲身上，他的被一條灰色的油污的汗衫緊裹着的身子，仍然可以看出他的凸兀的肉球來，百花娘爹仍然是強健的啊！

百花娘爹把腰間當作帶用的一條粗麻繩解下來，繫結在砲車的架軸上，走在前邊和牡牛併排着走，粗麻繩攔在肩上感覺到一陣痛麻，他和着牛兒一塊拉着砲車。

百花娘爹走着唱着：

「用棉花來當繩索阿，」

「用百花娘爹來當牛兒……」

砲車後面的四個苗壯的農夫，都翹起頭來，互相地發出譁揚的笑。

百花娘爹深深地彎着腰肢，他能用滿是鬍子的嘴巴，拔起路旁的一叢叢白了頭的野草。牡牛向牠的老主人斜着眼看了看，好像對牠的老主人是驚奇而又是憐憫。

爲了要使自己減少痛苦，百花娘爹抖動了花白的鬍子，向砲車後邊的四個人和他的心愛的牛兒，講述這門重砲的故事了，就好像講述他的童年時的一宗最難忘的樂事一樣：當他剛從歐洲的戰場上回到祖國的天野間來後不久，那時正是軍閥的內戰時代。一支敗潰的軍隊正從戰場上潮似的退下來，打從這嶺山腳下經過，丟下了許多的槍枝。當時，百花娘爹什麼也不要，他就只要了這門重砲，他和他的未死的妻星夜把砲拉回家來，他把砲埋進了窖底——已經二十多年了，中間有過百花娘的出世，妻的死亡。……但是自己無一日不在愛念着這門埋在地裏的重砲。……因爲百花娘爹在參加歐戰中是一個有名

的選手，在九點鐘，以十分之四，鎖定了百萬德軍的蹤跡。

「唉呀，百花娘爹對着砲車後邊的四個農夫又添加了兩句：

『在那個時候，你們還不知道斑羅的娘胎裏哩！』

在四個苗壯的農夫的懷裏，百花娘爹得意地唱起歌時的法國砲兵歌來了。花白的長鬍子抖呀抖的：

『唉呀，你們都心坎上了砲臺，』

『勇敢到對面彈藥的激汰！』

從砲臺後，從右山上，從森林邊衝出來的農民們，大大小小的遍野地趕上來了。每
喊聲，像刀鋒一樣響亮。

那個經驗豐富的指揮員，也站在人羣中湧上來了，他只帶了一支勃郎甯，他的眼睛
堅定地望着前方，好像前方有勝利，有無限的光，也有無盡的熱。在他的身旁，快步地
『向前來，向前來！』

跟着小豹子，小豹子的裝扮完全不同了：他穿着左右肩坎已經破了兩個洞的夾衣，用一條粗腰勒緊小腰，一雙不知從什麼地方拾來的破膠皮鞋，過分大的拍答拍答地在腳底下拉着，他賣勁地扛着一挺舊式的機關槍，他連連回轉頭去招呼後邊扛着子彈箱的雙尾蠟，水豹子和其他的孩子們，猛狗們：

「喝，同志們，趕上來呵！」

確實的，小豹子扛着那挺不甚可靠的舊式機關槍，以他的矯捷的步武加勁地跟着滿臉嚴肅的游擊指揮員走，致使後邊的孩子們趕得氣喘吁吁的。

小豹子在最近的日子裏才從指揮員的手裏學會了機關槍射擊術，所以小豹子的心裏覺得有資格可以跟指揮員併排着走。

他們趕上了砲車。

「呵呀，好兩條牛呵！」小豹子看見了百花娘牽和牡牛一塊在前頭拉着砲車，怪聲地叫起來。

後邊更多的農民趕上來了，小豹子和其他的農民一齊替百花娘爹推起砲車來。在片刻間，砲車就好像猛虎似的健步地爬完了上坡路，發出驕傲的客棧客棧的輪輾聲，小豹子們跟在砲車的前前後後，既異而又害怕地啼吠着……

那個沉毅的遊擊指揮員命令小豹子跟隨他的伯父百花娘爹作戰，以使用機關槍掩護砲座。

一個是歐戰時的老砲手，一個是新訓練好的機關槍小射擊手，這榮譽的伯侄倆，使每個參加河防戰的農民起着無限的敬意。

只一個鐘頭後，隨着第一顆敵彈的浮現，砲座已經很堅固地豎立在河堤後的一個有護圍的小土坡上了，重砲就架在那上邊，黑頭洞的砲口高高地翹了起來，對準着黃河北岸。

夜，藉着稀薄的星光，可以模糊地看見守河軍士和揹着毛瑟槍的農民們，在河堤上巡視着。

小豹子靜靜地伏在砲座前，在他的面前安放着一架機關槍。他幾次想玩弄一下機關槍，但隨即就被坐在砲位上的百花娘爹阻止了。

夜，就是這樣沉鬱而靜肅地過去了。黃河的奔流隨着白晝的微輝更兇惡地呼嘯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從那砥柱山腳的暗紅的波浪中，有數十幾隻薄葉似的小艇向這南岸飛穿而來。

指揮線上有一面小紅旗在左右地飄搖了。

百花娘爹從砲位上大聲地叫着小豹子：

「小豹子，你這懶骨頭，醒死了嗎？……」

小豹子和砲座附近壕溝裏的農民們都被罵醒過來了。這黎明前的困倦，確實使他們有點昏迷了。

小豹子銳利的眼睛瞥見了那黃河波浪中穿行而來的，是他熟識的橡皮船，他不由得

高聲驚叫起來：

「橡皮船，是橡皮船呵！」

小豹子急急地拉開了機關槍的保險機：

噠噠噠……

機關槍帶着拍人的尖銳的呼嘯，密密的彈子彈射落到黃河的遠處波濤裏去。突然子彈把機關槍軌柱了，小豹子一急跳起來對準機關槍，就是一腳——踢！被踢開了膛，把膛

重新一上：

噠噠噠……

一兩千三百米遠，向左三十七度零五分鐘，一百花娘爹自言自語地，兩個農民把沉重的砲彈塞進了砲膛：

噠噠噠……

砲彈落在遠方的奔流中，高高地飛騰起巨大的，狀如一條白龍的水柱，那水柱裏推着破碎的船身和敵兵……

燈籠

古城的黃昏，像一陣烟雨，什麼都浸在迷濛中。黑色的院牆，黑色的街心，黑色的行人臉，還有那看不見的黑色的人們的心……

這是一座九朝都會的聖地。如果按照一般老人談：這是一個「九龍朝鳳」的聖邦。而所謂「九龍」是城圍的九條深溝；「鳳」，就算是城了。

如果是一個遠來客，他將會發生怎樣的一種虛無的威覺呢？也許他在未來之前，總會想象着這一座古風的王都，有着琉璃的宮瓦，玉砌的長街，和妖嬈的美女吧……

誰說不是呢？只要看看北邊的萬里奔瀉的黃河，和南邊的石佛勝蹟的龍門，那麼誰都會仰慕這周圍百十里地面上的風物的神奇和偉碩吧！

但是，如果踏進這古老而舊陋的城廂，尤其在這烟雨似的黃昏中，頭首所能望見的

，只有那離城北幾里的祁山了。祁山，是一條低低而過的土陵，除了那幾古唐的女傑武則天作爲夏天避暑的上宮，和歷代的英雄將相們的荒塚外，這有什麼值得你來憑弔的呢？

這裏的房簷是低矮的，要是願意的話，滿可以把你的帽子掛在簷頭上晒太陽，而同樣容易可以拿下來。也許是因爲這地方成了一個黃河邊的軍事重鎮吧，每條街道都受到敵人飛機的摧殘；又因爲燃煤的奇缺，微弱的電燈光不能夠滅去將暮時的昏茫。如果你這時行走在街上，那麼最得當心的就是未曾過好的炸彈坑，和倒塌下來的高牆磚瓦。

這是一個嚴寒的冬天，每條街巷都鋪上了一層堅冰，因經行人的踐踏，冰層已經成了暗灰色，鐵鑲輪大車輾過上面，發出一種鏗鏘的聲音。就是在城南飄蕩而過的，被曹植讚揚爲「龍紋」的古洛水，也只能發出淅啞的流聲。……

這裏聞不到前線的炮藥味，正如街上的建築物一樣，一切都是陰灰沉悶，好像這裏永遠盼望不到春天，而是一個怕人的堅冰地帶。

常會使一個過來客感到驚悸的是：這裏的槍案總是地發生，此性是悍野的，當一個強盜搶劫時，他必令被劫者死于非命。除了一般窮家，他們都是借用惡言惡語來驚嚇顧客。

商賈多半是從黃河北邊偷運來的，雖甘結額上有一條黃河防守官的烙印，但是仍不能從周家口一帶運來。如果說這是一個中原的樂府，那就不如說這是一個罪惡的淵藪。

也許就爲了這種種的原因吧，于是有了嚴密的冬防。在冬防的組織中，街頭上有了「燈籠哨」的出現。

從黃昏以至深夜十二點鐘，在這六七個鐘頭內，你可以發現在繁鬧的街頭上，以至僻靜的小巷尾，有一種陰魂似的遊燈在流蕩着。這些遊燈都是二尺高的紙燈籠，燈籠內燃點劣燭，由一個年紀老大的人擎着走，後邊跟着三五個攔大刀的店家小夥計，他們哆嗦着身子，在冬夜的寒街上遊蕩。一直等到夜十二點鐘了，他們才能夠卸却職責，由一些

冥冥們在街頭上自行成隊全。

他們就是所謂「燈籠哨」。

近幾天來，這裏刮着黃河流域慣有的寒漠的砂風。骷髏似的枯樹在狂瀾地搖擺，作着鬼鬼的呼哨。一到黃昏，風勢就更利害，街上失去了車輛和行人的踪跡。

唯這些賊們乘機活躍在這混沌的地面上，於是燈籠哨分組地出現在街頭了。這一羣羣驚心而守己的人們，他們的靈魂好像注定了永世的勞碌。在這個天黑風緊的時分，正是其他的人們深躲在屋舍裏暖身，而燈籠哨的人們，却需在這寒冷的街頭上踽踽。

在一個接近荒野的地方——不，這是一個古王家的廢墟，在這城的偏北的一角，那頹敗的牆根和融蝕了的門碑，還豎立在風沙落打的暮色中。

這麼一個地方，在市民的傳聞中，是一個險鬼出現的場所，所以居民們遠遠地避開這裏。在這裏，大白天的行人就稀少，何況又是在這慘淡的黃昏，和陰森的冬夜呢！

半日，這地方更出了一件血腥的慘案，一個商人給人用槍斃死在路口。

不過，距離這兩個拐彎的一條大巷，却是城內有名的旅館區。其中有個特別大的旅館，經常做一些不名譽的買賣。但是它們是有所庇護的，它們是由這重鎮中最高官廳的某些官員主持着，它們給了一般有錢有勢的某些人方便。就是連戰地××部，除了能在車站一帶發發威風外，在這裏却成了一隻不帶露頭的灰鼠了！

也許就是因為這點吧，在離這不遠的古王家的廢墟邊的路口，設立了一個燈籠哨的崗位，而且加添了兩個守夜的壯丁。

燈籠哨和守夜的壯丁們是辛勞的，但是他們所保護的是什麼呢？他們保護的是淫與腐！……

夾帶着飛砂的風一陣陣地打來，天和地都一起在呼嘯。兩個人影閃出了一層低矮的牆邊，只要你定睛一看，那麼便可以看見在搖搖晃晃以前來的一盞紅燈籠下，那前邊的人影是高大而強健的，而後邊的人影却矮小一國。

紅燈籠近來了，燈籠上分明用紅漆寫着：「第×第×保」，而同時，在燈籠的劣濁的燈光下，還現了一個蒼老垂髮的面影，這是一個已上七十歲的老人。他正顫顫地蹣跚地前行，燈籠在黑暗中盪漾着。在老人的後面却是一個掙大刀的五六歲的孩童，其腹中，你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缺乏營養的發育的小臉孔來；他一手拉着老人前後衣角，一手背過腰後扶托着大刀的皮鞘，他好像爲大刀的重量所壓縮了頸子，但是他仍然勉強，他緊緊地扶托着背上的大刀。

來到了這古王家廢墟邊的路口，這一老一小便移近一處爲巨量的炸彈所震塌了的矮牆邊，他們很熟悉地找到了一個避風的角落。

「噓——」老人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又把僵冷的兩隻大手放到嘴邊呵了呵。於是他便從懷子的背上摘下大刀來，大刀抽出了皮鞘，用大刀尖在地上挖了三個小窟窿，然後把紅燈籠的三隻竹架子插進小窟窿裏，又用一條繩子縛了燈籠腳，照在一塊石頭底下。這樣，紅燈籠就不會給風吹跑了。

「保兒，來，躲進爺爺的襖裏暖一暖！」老人招呼着他的孫子，他蹲下來解開一件厚厚的破棉襖。

當保兒像一隻溫順的小鹿投進他爺爺懷裏的時候，發出了一聲玩皮的尖叫。而老人却抖着笑臉說：

「唉，好冷呀！」接着又自言自語地：

「人老了，骨頭都擋不住寒，想起年青的時候，骨頭也能在身子裏邊放火呵！」

「爺爺，媽不是說過我屁股上也有一把火嗎？」保兒晃弄着老人的花白的長鬍子，在他小小的心靈上想起了他母親說過的話：「小孩子屁股上也點着一把火。」

「傻孩子！」老人軟聲地愛護着。在老人的如靜湖般的心境上泛起了一陣悽涼的波瀾，他的為人生的風塵侵蝕得黑皺的臉孔，痛苦地扭絞了一下。

老人把破棉襖裹緊了他孫子的小身子。忽然他看見紅燈籠裏的蠟油一滴一滴地落到黝黑的地上。在他的心裏覺得這太可惜了，他用大刀的皮鞘去盛它。皮鞘上滴聚了一小

蠟油，就好像玉琢般的可貴。這，老人爲了要把積存的蠟油一點點的聚起來，加上一條棉心，好自己揉捏成一支新的蠟燭。這樣，當保長交錢給他買蠟燭的時候，他便可以多爭得一毛錢。不過，這總得三天四天才能聚夠一支蠟燭的。

老人把冷凝了的蠟油用指甲刮下來，又用一張破碎的報紙包了起來，然後深深地藏進襖襟裏去。

「爺爺，把蠟油放起來賣錢，再燈給我吧。」保兒倒仰起了小臉孔，作着無限的懇求，無限的希望。

但是保兒的小臉孔在這「仰中」每多着的一著灰時，這正如一條缺乏哺乳的稚狗。

「不，把它放起來賣錢，再油來給保兒喝。」

「嘻嘻，油茶，保兒喝。……」孩子猶如一隻小獸，把尖舌頭舔着小嘴唇。

也許是因爲被老人的破衣襖暖了吧，保兒漸漸地睡着了，吐出一陣陣忽緩忽急的、夢囈聲。

風仍然颯然地在大地上飛鳴着。老人兩手抱着那瘦弱的孫子，心裏想：又轉了東風，該下雪哩。

兩個守夜的壯丁在十里遠處看水缸，但是十點鐘左右的人溜去了，那兩個壯丁連腳也沒有站實，卻又溜走了。

就這樣，在這黑暗得可怕的境地裏陪伴着老人的，只有一陣陣的寒風，和搖曳着黯光的紅燈籠了。一想起半月前這路口倒臥着一具運中七槍的血屍的陰影，老人便不自覺地渾身抖擻起來。

老人本來是一個山東曹州的莊稼漢。他的兒子參加范老先生的游擊隊而不幸戰死了。前年冬天他帶了他的嬌寡的兒媳和孫子保兒逃難到這中原的都會來。當橫渡黃河的那天，他的嬌寡的兒媳忽然失蹤了。這在老人的心上永遠是一個難解的謎。是因為怕這人生遙遠的勞碌而潛逃嗎？她是被人所拐騙嗎？她是否淫褻地偷生在人間，抑或是為尋求她丈夫的忠魂而貞潔地死去了？……老人背部的痼疾不是無因的，他載負着人生過

年的痛苦，爲灰茫茫的生活，爲失蹤的兒媳，爲戰死的兒子……。

秋天，老人還是一個乞丐。每天，他扶着幼孫到各店鋪各家屋去要飯，而也天天受到警衛的抽提。

一到冬天，這悲哀的生活該換另一種形式了。爲了冬防，各保甲奉令組織燈籠哨，於是窮戶們都被僱用了。但是誰願意來守這好像佈滿了陰魂的黑森森的右王家廠墟邊的路口呢？

「就是餓死，我也不敢吃這份飯兒呀！」這附近的窮戶們都這樣堅決地拒絕了保長的僱用。

而結果，這份飯兒就落到老人的跟前了。

白天，老人帶着孫子到城周圍的四鄉裏去檢那被莊稼人遺棄在田廬上的白菜葉和蘿蔔葉，間或也向一二個好心的莊稼婦求乞一些發爛的紅薯。四得填來，把菜葉和紅薯曬乾，煮糊煮羹吃。

從黃昏到深夜十二點鐘，這就是老人負責燈籠的時分了。黃河岸邊的冬天是怕人的嚴寒的，但是他仍舊抖擻着身軀，每晚帶着他的五六歲的孫子保見到這陰鬱的海般的古王城廢墟邊來瞻望，這是爲了什麼呢？這只爲了每夜一毛五分錢的僱金！

假使這時有一個強盜在這裏重演一次搶殺人的慘劇，老人總有什麼力量去阻止呢？他的大手已經失去了青春的氣力，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高聲的叫喊了，但是他的喊聲會能發生怎樣的反響呢？這裏沒有人家，連一隻野狗也不願打從這裏經過。

使老人最感到悲哀的是：孫子的幼小。這失却了父母撫愛的小靈魂，在這人世間該是一顆海裏的漂萍了！在這人生的旅程上，自己就像是紅燈籠的殘燭了，說不定那一陣風會把自己吹滅的。那麼，這幼小的靈魂將依憑什麼呢。就猶如這難耐的孤單的長夜，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掠索到天明……

人生的海是由淚和血匯成的。……

老人的思索好像受到了什麼大的阻礙，久久地停頓着。兩顆接落橋上的淚珠，似

快地就結成了薄薄的冰花。

在破棉襖內的保兒忽然隱隱地夢囈起來，他的小身子在恐怖地抖擻着。這小小的苦難的靈魂爲兇惡的夢魔所侵害吧。

「保兒，保兒，乖乖你醒來！」老人垂下長長的白鬚，右手輕拍着懷裏的孫子。保兒突然掙脫了夢魔，醒來了。

「爺爺，我怕！」

「乖乖別怕，有什麼哩！」老人用多鬚的下頰撫摸着保兒的黃軟的頭髮。這時，一道叫賣油茶的老聲從深巷裏被夜風捲送出來。

「爺爺，油茶！」保兒的忐忑已經給喝油茶的願望消壓下去了。老人長長地噓了口氣，好像他得了救般的：

「喝一碗暖暖肚子吧。」

片刻後，一個黑影從遠處搖搖過來，同時傳過來這樣的一句問話：

「老頭，叫你保兒喝一碗嗎？」

「喝吧。小江，像這樣的刮風天你還出來兜生意嗎？老人很親切地抖着嗓子說。

「可不是嗎？我們都是窮不要命的人呀！」

背着一個大油茶壺走前來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

他是老人的長年友了。

自從老人第一脚踏上這中原鄉會的地面，就認識了他，這是一個專賣油茶的獨身漢。爲了他賣給老人的油茶特別便宜，老人也很樂意和他交易。去年一碗油茶三分洋，賣給老人只要兩分洋；今年油茶一碗雖然漲到了五分洋，而他只要老人多添上一分洋就夠了。

小夥子一走前頭就跟着他，這就證明老人倒了一碗油茶。

老人先呷了一口，就遞給他的小孫子：

「保兒，你喝着玩肚子吧。」

保兒貪饞地用小手指撈着碗裏的花生豆吃。

「喝油茶哪，要不一會兒就冷囉！」老人一邊說着，一邊從破棉襖裏摸出一個硬錢。

領來，細塊細塊地約了放進保兒的碗裏去。

「老頭，你也喝一碗暖身子嗎？」小夥子問。

「不，老骨頭算不得要緊的了！」

「今天的行腳好嗎？」

「那裏，只在一家人家要到了幾根爛紅薯！」

他們都沉默下來了。風，一陣陣的打來，除了風聲和保兒的喝油茶的呼聲外，四周是一片怕人的陰鬱和沉寂。

保兒把油茶喝完了，老人低下頭來，伸出那紫潤潤的大舌頭把剩留在碗底的油茶也舔淨了，然後才把碗和三個分洋的銅子交給小夥子。

「唉，真冷！怎麼你就走嗎？」老人看見小夥子攙起了油茶壺站起來。

「怎麼不走呢？油茶還剩大半壺哩，要不趕早多賣些，難道還留下來自己喝不成！」小夥子說着就邁開了腳步，但也立即又停下來，用滑稽的聲調說：

「我看見香花胡同劉七姐那賄貨，在街上拉一個提馬燈的租客哩！」

「賣油茶去吧，你聊些什麼！」老人正正經經地說。

「這麼大冷天我真不想賣油茶囉，嘻嘻，家裏邊要是有一個老婆就好了！」

隨着「串輕狂」的笑聲，小夥子的身影漸漸隱沒在黑暗中了。

叫賣油茶的濃濁的嗓音又被夜風捲散在街巷間，但越來越越低沉下去了。

突然從街的一頭飛馳來一輛點着兩盞明晃晃玻璃燈的洋車，老遠就看出那個人眼睛銅質的車身，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上面坐着的是一個妖嬈的女人。

車越來越近了，這把鐵蹄在牆腳的老人和保兒都看呆了。老人皺皺着香花的眼睛，他端詳着那車上女人的姿影，和那閃着粉光的嬌媚的臉孔。

車飛般的拐過了街口，在這一拐中，才看出後邊還跟着一輛半舊的洋車，車上坐着的却是一個叉着手的羅三形的男人。

看樣子這兩輛洋車是拐到那旅館區的大巷裏去的。從這一點，老人明白了；那女的

是出賣青春的人，那男子却是逼迫人出賣青春的人。……

「那過去的大姐多好看啊！」保兒不禁地叫了，他用小手揉弄着老人的長鬚子。

「這才是落泥花哪！」老人有所深思般的，好像他想說什麼，但又不想說。

但終於老人壓抑着千重的悲鬱說了：

「長得很像你媽呢！」

「媽？有這樣好看的媽就好了。」保兒有點忸怩地說。

爲了憶念自己失蹤了的兒媳，兩條淚流靜靜地爬下了老人的深陷的腮窩。

保兒不解爺爺爲什麼哭了，他乖巧而也令人愛憐的叫了一聲：

「爺爺！」

「唉，蠟燭快點完囉！……」老人怕用自己的感情損傷了保兒不幸的小心靈，他這樣岔了開去。

於是老人把第二根蠟燭插進了紅燈籠。

第二天晚上，刺骨的東北風招來了滔天紛飛的大雪。雪夜是自濺濺的，要不是被眼明的人類早已圍繞成的屋脊中間的街道，那大地將不能找出一條路的痕跡來。

街燈用有尺度的黃光，照着圓圓一小圈的雪地，雪地上的積雪已經漸漸地厚起來。滿天都是羽毛大的雪片，只有降落身上時才能感覺到一種瑟瑟的微音。暗街上沒有一個行人的影子，大地是沉寂的，就是這一些燈籠似的陰魂般的遊燈，也不再在街頭上出現，有的只是在暗巷裏，有的在遙遠的門牆邊抖出一點點微弱的燈光。在這個黃河岸邊的都城，僅有那大巷裏的旅館區發出密密的，聲聲而徹夜的電燈光呢。

雖然是在這樣一個寒冬的深夜，但是老人和保兒仍然靜靜在那古王家廢墟邊路口的坍塌的院牆下。與其說老人是富於責任心，那就不如說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從祖上到他的血脈中，一直流注着奴隸的胞子，一直流注着另一種人奴役着。在故鄉山東寶清，他是一個頹喪的佃農，他需要吃玉蜀黍和高粱，但他知道要怎樣地怎樣播種才能吃到半飽的玉

蜀黍和高粱的稀湯。他好像一隻老牛，帶着一家人過活，他知道需要在風波掙扎，需要在泥巴上打滾……。

他就因為是這樣，縱然老人到了這異地的都城，而且爲了死生的兒子和失蹤的兒媳傷透了心，但是他的從祖上遺傳下來的馴良的性格是不會改變的。雖然是一個大雪的夜晚，但是他得了人家一毛五分鐘的僱金，他不比旁的都市的窮人，提着燈籠躲到進城的門牆邊，他仍和他的幼孫蹲在每夜踏着的地上，用他的老骨頭去阻擋風寒。

這盞舊得發黃的紅燈籠架插在雪地上，和往夜一樣，這紅燈籠插放的位置不會有一寸的距離呢。

雪一陣陣地飄落在院牆邊，飄上了老人的破棉襖，飄進老人的頸領，他的因受了傷寒而爬落在斑白鬍子上的鼻涕已凍結成冰條。時不時的，老人失却了氣力似的在咳嗽着。

「爺爺，冷啊！」保兒和往夜一樣，鑽在老人的破棉襖裏，他的小身子瑟瑟地顫抖

書。

「不，下雪暖，化雪才冷呢！」老人更緊地抱着孫兒，他說話的聲音已經哆嗦了。老人的意思是要安慰安慰孫兒的，但是他自己也在哆嗦地抖着。

紅燈籠在腳邊吐着昏濛濛的黃光，一切都籠罩在雪夜的寒靜中。只有老人時不時的一聲兩聲咳嗽，打破了寂寞的夜心。

老人的心是悲傷而破碎的，猶如被雀爪撕破了的紙窗，常常流進來陰寒的風。在靜中，老人常常愛思憶一切往事，就好像一隻牛在反芻着牠的從胃裏吐出來的草料一樣。他想着日夜流走着的曹河，想着曹河邊的三間茅屋的家，想着家門前睡在打麥場上的老狗，想着在老狗身上展翅晒太陽的雛雞；同時也想着悲慘的離散的家人，死的死，逃散的逃散，想到現在只有一個不滿六歲的幼孫陪伴着他的風燭的殘年。……這樣，老人的鼻子一陣酸似一陣，他的心在作着無聲的哭泣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一種輕澀的笑聲從對街上傳過來，漸漸地笑聲近了，而且可以聽

出雞群的踏雪聲。在白茫茫的雪夜中，很快地老人就看出從前邊走來了三個人，兩男一女。那女的正是昨晚坐着明晃晃洋車的妖豔的女人，她正和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穿海狸大氅的男人併着肩走路。後邊却仍然跟着那個歪戴着荷蘭帽的癯三樣子的男人。這大概是一個竊賊。

「我說得不是麼？像我這種人這這樣夜裏走路，不是爲了踏雪有趣麼。喂，你望望天上，這好像有點月亮呢！」那個穿海狸大氅的男人搖搖擺擺地說。

「我說王先生是一個有趣的人哩！我個個不自認識一場！哈哈……」女兒的笑臉完全是笑出來的。

突然穿海狸大氅的男子停下來了：

「喂，現在有十點多十一點了吧，我得到林森路去拿件東西。紅梅，你先到洛京招待所等我吧。」

說着，穿海狸大氅的男人往來路上走了。突然他又車轉身子來添上兩句：

「天不早了！紅梅，今夜你就住在我房子裏吧。」

「王先生，你可得早點回來，不要叫我白等一夜呀！」

女的一直望着那穿海軍大衫的男人隱失在雪中的遠處了，才又開始提起腳來往前走。

不知什麼時候，保兒爲一種奇怪的心情驅使着，偷偷地爬出了他爺爺的破棉襖，向着女人站着的地方移前去。對於保兒的動作，老人沒有注意到，因爲他正爲眼前的這幾個夜行人的言語和行徑所吸引了。

保兒早就站在女人的腳邊了。他的小眼睛閃射出不可滅的，對於母愛飢渴的光。

等到女人剛提起腿來開始往前走，就在這當兒，保兒突然把小身子撲到女人的身上，兩隻手緊緊地抱着女人的大腿：

「媽媽！」

女人全身打了一下寒戰。

「嘿！媽，去罷吧！」那站在旁邊的廬三男子重重一脚把保兒踢得遠遠地滾落在雪地上。

「哇！」保兒像乳豬般的尖聲地哭了起來。

女人的心痛苦地痙攣着，一種幽恨緊鎖住她的眉梢，他茫然地站着不動。

「走囉，你愛聽那猴兒叫你做媽麼！」廬三男人連推帶扯地把女人帶走了。

老人趕快走前去把保兒從雪地上抱起來，他憤怒地望着那兩個惡鬼似的陰影遠去了。

「保兒，那個地方給踢着了？」老人把保兒重新裹進破棉襖裏。

「破破，肚子痛！」保兒帶哭地說。

「唉，我們是窮人根子呵，不要頑皮到有錢人的身上去呀！」老人一邊用大手撫摸着保兒的肚子，一邊後悔自己不該說那女人像是孫子的媽。

保兒的肚子受了暗傷，他吐了一灘黃色的臭水。

不久後，賣油茶的小江來了。他知道保兒給人踢傷了，他憤憤地罵了起來：

「小孩子還礙他媽那些錢子養的嗎？要是我看見的話，他媽的辰，我準揍他那錢子養的一頓！」

小江倒了滿滿一碗油茶給老人：

「這碗不叫你老頭給錢的，給保兒熱熱肚子。」

老人感激得流下了眼淚。保兒只喝了半碗油茶就不再喝了，老人就把餘下的油茶兩三口子喝了。

小江走後，老人換上了一根蠟燭，這輕微的燭光，仍然衝破不了這寒夜的雪天。……午夜十二點鐘了。這天晚上壯丁沒有來守望，就是連查哨的也不見打從這裏經過。在這大雪紛飛的寒夜，連一隻無家可歸的野狗也尋找藏身處去了。

第二根蠟燭都快點完了，但是還看不見執行戒嚴令的哨兵來。

「呵，燈籠哨的時候已經過了！」老人嘆息着。但是戒嚴的哨兵沒有到來之前，老

人是不敢走的。要是在尋常的夜裏倒也沒有什麼，但是今夜保兒是受了傷呵，小孫子早就該歇息了。

正在老人疑慮今夜將會有怎樣的結局時，忽然從前邊彎巷裏拐過來一個鬼鬼祟祟的人，那人沿着黑暗的牆根踏着雪前來了，手裏還提着一個皮箱。

老人把隱着的保兒推醒了，突然他拿起了大刀站了起來：

「誰？已經是戒嚴的時候了！」老人一邊叱問着，一邊走了前去。

老人的突如其來的舉動，把那人嚇得退縮了一步。但是當那人一看出向他前來的不過是一個鬚髮蒼白的老者，他反而鬼鬼地罵了起來：

「戒嚴？戒嚴就怎樣？亮眼睛的人就別多管閒事！」

「嘿，閒事！」老人握緊大刀再走前幾步去，他心想：這條伙一定是賣紅丸的！

「怎樣！」那人看着退走前來的老人有這麼一個大的身影，就又有點慌張起來。

「沒有什麼，勞你把箱子打開來給我看！」

「那不行！」

「不行也得看！」

於是他們兩個人爭執起來了。

這處忽然有手電筒一亮，老人以爲是哨兵來了，他大聲的嚷道：

「這是一個賣紅丸的呀！」

從那閃手電筒的遠處很快地就跑過來一個人：

「喂什麼的！」

「啊！」老人不禁驚叫一聲，一道冰流穿過了他的全身。老人看出跑過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個穿海狸大氅的男人。

「呀！王先生，這老昏狗說要檢查我們的東西哩！」那人像遭到救星般的叫了起來。

「檢查？誰的你媽腔腔！」那個穿海狸大氅的男人咆哮起來了，突然他舉起手裏

四節筒的手電筒，猛力地敲擊着老人的頭部。

老人的太陽穴重重地被手電筒擊了幾下，他連一聲叫喊也來不及，就嘎然地倒在雪地上。

那兩個夜行人用驟急的步子拐過了一條小巷，跑了。

保兒爲這情景嚇呆了，他看見自己的爺爺倒在雪地上，又看見那兩個人很快地跑掉了。隔了好一會保兒才恐懼地叫了出來：

「爺爺！」

但是他的爺爺已經不會動了。

保兒慢慢地爬了過去，他看見他爺爺的貼地的耳朵裏流出來一股紫血，血把地上厚厚的雪層染成了一灘紅。

「爺爺！」保兒使勁地搖着老人的逐漸僵硬的大身軀，但是他的小手觸到了老人冰冷的兩片嘴唇。

紅燈籠在近旁發出幽暗的發光，好像一隻慢慢消失了光芒的滅滅的蠟燭。

午夜的雪天是更加陰寒了。……

黎明前，雪就停止了飛降。

一輛紅銅質的洋車，後邊跟着一輛半新的洋車，拐出大巷朝道古王家廢墟邊的路口走來了。前邊的金亮的洋車上坐着的就是那個昨天晚上踏雪走路的妖豔的女人，而那後邊的洋車上坐着的就是那個三角形的蠟奴了。

女人的臉孔爲長夜的失眠而微微地浮腫了，就是那殘餘的脂粉也掩蓋不了她的淫衰。當她遠遠地看見這廢墟邊的紅燈籠歪斜地倒在雪堆上，她的心已經驚疑地跳動着了，等到她看出在那燈籠旁邊的雪地上，有一個小孩子坐在一具發黑的死屍前啞聲地哭泣的時候，她的心爲一萬種悽楚所深啣着，她全身發着冷抖。

當洋車正走過紅燈籠邊的時候，女人突然從車上跳了下來，重重地跌落在雪地上，

她沒有爬起來，藉着雪的滑度向着孩子和死屍猛地躍過去，把身子緊緊地伏在屍體上，尖聲號哭了起來：

「呀，我的爹爹！……」

烽火文叢之六

遠行集

寶價四角 參閱捌角

有 著 作 權

著作者

碧

野

編輯者

靳

以

發行者

烽

火

社

發行人

吳

春

生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印刷者

南

方

館

重慶 成都 桂林

總經理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渝一版

重慶市圖書館藏書章
圖字第一八三三號

